

### 心香一瓣

xinxiangyiban

## 独享五里河冬韵

□ 李俊明



12月7日,农历十月十八,是大雪节气。我的家乡,却雪影遥遥,遥不可及。艳阳高照,天高气爽,天蓝如洗,万籁分明。一如小阳春,最高气温16度,温暖宜人。

下午两点半以后,一直到大约五点半光景,三个小时,在五里河畔独行,优哉游哉,赏五里河冬韵,不觉心旷神怡,陶然忘返,直至华灯初上,才驱车乘兴而归。

刚停下车,红色的蝴蝶桥翩翩入目。无风吹拂,桥下水纹纹不动,残荷枯枝,静影沉璧;河边芦苇,苍苍黄黄,芦苇摇曳,斜阳照耀之下,一株株,如默然沉思,沉思出一种荒凉。殷红蝴蝶,长桥卧水,翻飞于一派苍黄和苍凉之上,便显得生机勃勃,暖意融融。

蝴蝶桥,源自“庄生梦蝶”。

我家所在的小县,秦时称“东昏”,唐时称“南华”,“南华”之称,源于《南华经》。据说,庄周曾在县城东北不远的南华山传经。他之所以在南华山传经,是因为曾在这里任漆园吏。某一日,庄周酣然入梦,梦见自己化作蝴蝶,翩翩飞舞。梦醒之后,蝴蝶又还原为庄周之身。惊慌不定之间,庄周忽作奇想,不知是庄周做梦变成了蝴蝶,还是蝴蝶做梦变成了庄周。再仔细一想,我庄周与蝴蝶,必定是有区别的。我庄周与蝴蝶的相互转换,大概就是“物化”。

在庄周的哲学思想里,“物化”体现了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”的宇宙观,就是万物融为一体,本质同一,只是存在形态的暂时变化而已。在后世普通大众心目中,庄周“物化”为蝴蝶,却被视作人性蜕变、灵魂自由与美丽无常的象征。

我的家乡,一代代人,对庄周崇拜不已。如今,梦蝶路、梦蝶大酒店、梦蝶社区,与庄周梦蝶有关的设施和道路,不一而足。梦蝶路和沿河路等好几条主干道的灯柱上,一只只蝴蝶展翅欲飞,都是为了再现“庄周梦蝶”的梦幻美景。

凌空飞翔在县城北五里河上的这只

红蝴蝶,是东明县最大的蝴蝶。其翅膀,大约五六米,横跨五里河两岸。我走在桥面上,仰望其高,其最高处,大约比三层楼还高。这么大一蝴蝶,展翅飞翔在五里河面上,不仅使深冬苍凉的五里河凌空飞翔着蓬勃生机,更将庄子的蝴蝶梦想、庄子的“物化”理念,具象化地展示于这苍茫辽阔的空间。

我走下桥面,再走到附近一座桥上望,又沿着五里河西行,且行且回望,那只红色的大蝴蝶,翩翩飞翔于我的眼里、我的心中。我的心里不由自主升温温暖,湿润温馨,整个身体都暖意融融。

冬天的五里河,确实是苍凉的。

冷静的河面,在夕阳照耀之下,泛着冷

漠的光芒。冷漠的光芒里,枝枝点点的残荷,亦点缀着繁华褪尽的衰败和寂寥。两岸荒凉,焦枯衰惨;枝枝芦苇,擎着干燥的缨穗,一起为五里河的苍凉镶嵌苍黄与惨白的裙边,更浓郁了苍凉。

然而,苍凉寂寥的五里河里,也有生机

灵动。一只只小野鸭,在河面上自由游弋,

滑动处,优美润泽的波纹白亮亮泛溢,其涟漪,如优美悦耳的音符一圈圈向外摇曳。有的小野鸭,犹如顽童,一眨眼,沉进水里,又一转,露出头颈,摇摇头,水花四溅,珍珠飞溅。有的小野鸭,突然离开水面,鸟儿一样,展翅飞翔,飞不多远,又滑落水面。它们鲜活灵动的存在,让水面的冷漠、残荷的落寞、芦苇的苍凉,蓦然之间都萌发了蓬勃的光彩。冷漠的光芒里,枝枝点点的水墨画,悠悠的苍凉和寂寥有了大唐李白诗歌一样汪洋恣肆的浪漫。

水边芦苇,尽染苍黄。岸上垂柳,依然点缀着浅黄的叶子,和其他落叶树木、常青树木层层叠叠。它们的影子,倒映在河面上,如蜿蜒起伏的水墨画卷。我拿手机拍摄下来,想不到,图片更近乎于纯粹的水墨画。这水墨画卷,水晕烟染,朦胧迷离,晕染李商隐的“庄生晓梦迷蝴蝶”梦境一般的诗意,而拍摄进画面的野鸭和它们浮游所画出的涟漪,为整幅画面点缀着生命运动的韵律。

几位渔翁,持竿垂钓,既钓鱼,更钓闲

适。那份超脱,堪比当年庄子濮水垂钓。他们将当年庄子的物我两忘、悠闲自得、自由安然演绎得酣畅淋漓,也给苍凉寂寥的五里河,点缀了诗意与哲理。

斜阳渐渐下坠。温柔的夕阳,将西边天空醺醉得酡红。和霭的斜晖照在河面上,微微醺醉的西天,慵慵懒懒地躺卧河面。河面上,既洒金烁银,又一派酡红。满河金银闪烁,红颜尽染。河面上自由游弋的野鸭,也被照耀得轮廓分明,盎然活泼。野鸭戏水,拨弄出的涟漪,愈加光彩摇曳。而斜晖映照下,芦苇的绒穗穗穗,浸润浅浅的橙黄质地,晶莹剔透。这一切,让满目苍凉的五里河,晕染了温煦,也让我的心浸染温情。

由于多病缠身,平时到五里河散步,都是夫人陪伴。我与夫人,青年恋爱,白头偕老。老妻老伴,并肩而行,一边踱步,一边赏景,偶有闲谈,家长里短,二人世界,暖心可意。二人相伴,得彼此照顾,彼此迁就。时间长短,行走路线,得夫人选择。脚步快慢,得彼此和谐。彼此照顾,彼此迁就,是夫妻恩爱,也是一份责任,却也是一份约束。不能率性游走,不能时间过长,不能任意拍照,就是我必须遵守的约束。

今日,一人独行,不但远离了外界噪音,也没有了夫人陪伴的约束,尽可一意孤行,独享珍贵的心灵净空。路线,速度,行走,停止,这种微小的自主权,是对抗日常被动与压力的有效缓冲。开启“沉浸式”,完全跟随自己的节奏,为一座桥的姿态驻足,凝视河面宁静,残荷诗意,岸柳倒影,芦苇苍黄,感受野鸭浮游的自由,聆听清鸟啼鸣,感官会变得格外敏锐,重新发现被忽略的美景细节。这段只属于我自己的旅程,是成本最低却回报最高的自我关怀、自我抚慰。

我在独行之中,尽享五里河冬韵;我在独行之中,尽享人间美好;我在独行之中,尽情咀嚼人生。足矣!

## 灯下栗香

最难忘 zuizunwang

□ 张爽



冬夜里,我又想起那盏暖黄色的灯,和灯下飘着焦糖香的糖炒栗子。我在等,等那个熟悉的摊位的灯重新亮起来,等那位笑意盈盈的大姐再为我装上一袋热乎乎的栗子。

对栗子的偏爱,大概是刻在骨子里的,父亲就极爱栗子。小时候的冬天,家里常煮一大锅,满屋蒸汽氤氲。偶尔吃到坏的,也挡不住那软糯香甜的滋味在记忆里扎根。长大后,每到寒风起时,糖炒栗子便成了我对冬日街头最踏实的念想。它顶饱,实惠,油亮亮的外壳裂着口,散发出诱人的焦香,像是寒冷里一个温暖的承诺。那首“吃个栗子面且巨”的童谣,或许早在心里埋下了亲近的种子。

说来也怪,栗子这东西,看似朴实,却很有讲究。品种不同,风味各异。从前吃的大栗子,虽过瘾,却易遇坏果。这几年更偏爱小个的迁西板栗或珍珠油栗,玲珑可爱,甜得更妥帖。冰箱里还存着日照亲戚捎来的生栗子,总想着哪天学着做,却始终怠于动手,也可能是心里早已认准了街头炒栗里的那口烟火气。

小贩卖栗子的地方不少。路口摊位、连锁炒货铺……这些地方卖的栗子我都尝过。如今常去的,是佳信小学旁的一家干果店,买一斤送半斤,果仁金黄饱满,几乎寻不见坏的。打包后,老板总会贴心地塞进一个剥壳器。尽管我用不上,但那份周到让人心头一暖。栗子若买多放硬了,我也舍不得丢,剥开捣碎,煮进粥里,便又是一餐朴素的甘甜。

这份对栗子的喜爱,不经意间就带到了课堂。讲《桂花雨》时,我问孩子们栗子能做成什么。他们眼睛一亮,七嘴八舌,竟比桂花糕点更引他们馋涎。是啊,这长在山野间的果子,有着最接地气的吸引力。前年家人从临沂山里带回几十斤板栗,分送亲朋,分享的快乐,正在于这“懂得”与“共喜”。

最让我惦念的,还是去年冬天花冠小区北门那位大姐的摊位。下班时分,

天已黑透,她三轮车上的灯总是亮晃晃的,成了寒夜里一个温暖的坐标。我们常在等待炒栗的间隙聊上几句——她家年幼的孩子,我教育学生的琐事,彼此劝着“早点回”“路上小心”。她总往我袋里多添几颗栗子,我总推却,心里明白谁的活都不易。那不仅是一份炒栗子,更像是一天忙碌后,两个陌生人之间短暂的依靠与慰藉。她的栗子格外香甜,热气能暖到心里去,驱散整日的疲乏。

可今年入冬以来,那盏灯再也没有亮起。每次路过,我心里便空落一下。她是换地方了,是家里脱不开身,还是有什么别的缘故?我总忍不住猜想。去年无论多冷多晚,那点灯光和人影都在,如今却只剩回忆里缭绕的甜香与烟气。

夜深了,文字写到处,期盼愈浓。我仍在等待,等待那熟悉的香气再次飘散在寒冷的空气里,等待那抹温暖的身影和那句熟悉的“来啦?今天栗子好,给你多装点”。

### 人间真情

renjianzhenqing

## 藏在老屋里的人间长情

□ 李雪涛

一个深夜,我被轻微的响动惊醒。借着月光,我看见二爷披着补丁棉袄,捧着一本散架的旧字典,凑在将尽的烛火前,手指颤巍巍地指着字,嘴唇无声蠕动。那专注的身影,深深烙进我心里。

母亲告诉我,二爷对文字的执拗源于一次磨难。他曾去河南投奔大姐,因不识字,返程时在火车站迷路。他沿着铁轨往家走,啃生玉米、喝路边水,像野人般跋涉半个多月才狼狈归来。自那以后他便发誓:“我要识字!再不能当睁眼瞎!”

誓言化作老屋土墙上密密麻麻的粉笔字,化作了被角、枕边歪扭的笔画。那本破字典就是他全部的世界。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日夜,他终于能磕磕绊绊读一篇故事,写几个通顺的句子。那一刻他笑得像个孩子,眼角闪着泪光。

我上中学后离开了家,每次回去,总

见他在灯下捧着我的旧课本,手指一字字

划过去。我劝他歇歇,他只嘿嘿一笑,把字典紧紧揣怀里:“多识点字好,心里亮堂。”

后来我上大学、工作、安家,故乡渐远。父母信中说,二爷仍住老屋,每天擦拭我的书桌,翻看旧课本,将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,像在等待游子归来。

我工作的次年遭遇一场车祸。二爷听说后,带上几件衣服,平生第一次独自出门,一路打听找到医院。整整一个月,他成了我最耐心的看护。夜里蜷在躺椅上,我稍有动静他便警醒起身。我疼痛难眠时,他就与我并排躺着,在消毒水的气味里聊老屋、聊胡同……尘封的记忆在暗夜中渐渐鲜活,而这情谊也如老酒般愈发酵厚绵长。

父母相继离世,故乡的天空塌了一半。按村规,二爷本不必亲理丧事,但他却像沉默的老年,承担一切琐碎。更让我动容的是,每逢清明节、中元节,他总会来电,声音苍老而朴实:“别忘了回家,给你多添添

添土,烧烧纸。”那一声声叮嘱,是故乡最固执的召唤,是他替我守护这不曾断掉的血脉。

如今二爷年过花甲,岁月在他脸上犁出深壑。他领低保安度日,村里拆迁改建,我家老屋因结构尚可,被列入修缮加固的名单,得以原样保留了下来。二爷虽分到安置房,仍常往老屋跑,一坐大半天,倚着吱呀木门望向胡同口,像凝视整个逝去的时代。

每次回去,我仍和二爷挤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。村里人不解,我却知道,我眷恋的是床榻间整个童年的重量——灯光下剥玉米的手,烛火前查字典的身影,病中无言的守护,父母去后年年的叮咛……这一切都弥漫在老屋的空气里。

老屋会旧,胡同会老,但这温暖如地下根须在岁月里无声蔓延,永远延续。这份情感,早已超越血缘,成了生命本身的一部分,虽安静,却撑得起整片天空。

## 雪是岁月的信使

□ 王继堂

更苍黄、更嶙峋的土地——甘肃定西。那里的雪,是带着风的嚎叫与干冷的鞭子一同来的。天色先是昏黄得可怕,像一口倒扣的,生了厚锈的锅。接着,西北风便像无数匹脱缰的野马,卷着沙石,抽打着一切。雪粒子混在其中,打在脸上生疼。那样的雪,是严酷的,却也是我们盼了一冬的“被”。夜里听着风声,心里反倒踏实。第二天推开被寒气封住的门,看见院子里、山坡上,都覆了一层匀净的、厚厚的白,心里便会长长地舒一口气。大人们脸上也有了笑意,搓着手说:“好雪,好雪!麦子盖上这层被子,开春就不怕旱了。”于是那雪,在我最初的记忆里,便带着一股子关乎生计的、沉甸甸的暖意。

孩子们的欢喜,则是纯粹而滚烫的。呼啸的风雪一停,便是我们的天下。村巷里立刻涌出各色的棉袄,叫声、笑声能把冷空气都搅热了。堆雪人总嫌那雪太粉,太松,难以成形;打雪仗才是正经,一团团雪砸在厚厚的棉衣上,“噗”的一声闷响,迸开一团白雾。更有趣的是在扫净的院场上支起箩筐,撒上秕谷,远远牵着绳子,等着那些在雪地里寻不着食的雀儿自投罗网。那份屏息凝神的期待,远比捉到一两只灰扑扑的麻雀更叫人心跳。

而记忆里最暖、最亮的一角,永远是那孔被风雪衬得格外安稳的窑洞。窗外是茫茫的,无声的冷,窗内却氤氲着暖气与香气。母亲的背影在灶台前忙碌着,火光将她温和的侧影投在窑壁上,一跳一跳的。平常节俭,这时却总“想方设法”变出些好吃的来:或许是一锅热腾腾的洋芋糝饭,撒上喷香的辣椒面;或许是烙几张油汪汪的饼,就着滚烫的罐罐茶。一家人围坐着,呵

着气,吃着,说着闲话。那食物的暖香,混着柴火气、母亲轻声的唠叨,以及窗外映着的雪光,酿成了一种此生再难复制的、近乎圣洁的安宁与满足。那时的雪,是家的围堵,将所有的风寒与世间的烦扰都隔在外面,只围出一团融融的、属于我们的暖。

后来,命运的足迹向东蜿蜒,我到了这鲁西南平原上的菏泽。这里的雪,果然不同了。它来得犹豫,去得匆匆,常常是羞怯地落一阵,地面还未全白,便已住了。即便如昨日这般“普降”,也是雍容的,静谧的,少了那份西北风的凌厉与奔放。初时,确有一丝淡淡的怅惘,仿佛童年那头精力旺盛的野兽,被岁月驯成了一只温顺的家猫。

但很快,我便在这异乡的雪里,寻着了另一种滋味。少了童稚的狂欢,却多了些静观的闲情。落雪的夜晚,邀三五知己,不是什么精致的红泥小火炉,酒不必好,菜不必丰,话题漫无边际,从眼前的雪,说到遥远的事,再到心里的堵与盼。酒酣耳热时,平日绷着的话也松了,平日藏着的情也露了。窗外的雪默默地落着,像是给这场私密的畅谈打着静默的拍子。这时的雪,是友情的催化剂,是成人世界里一片难得的、可以说说心里话的空白。

也有时,什么都不做,只是独自开车,到城外的野地里去。引擎熄了,世界便骤然静下来,静得能听见雪片落在枯草上的、极细微的簌簌声。倚着车站着,看那万千琼瑶,从一片浑茫的灰色里诞生,悠悠地,打着旋儿,不声不响地投向大地的怀抱。田野、村庄、远处的杨树林,都只剩下淡淡的水墨影子。那一刻,心里空荡荡的,又满满盈盈的,仿佛被这无边的素白洗净了,什么

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。这时的雪,又成了一味药,一味能医都市烦躁、使人暂得片刻脱离与宁静的清凉散。

雪花依旧静静地落在窗玻璃上,随即化作一道极细的水痕,蜿蜒而下,像一道稍纵即逝的泪。我忽然想起,母亲灶前那跳动的火光,已熄灭许多年了;当年一同在雪地里疯跑的伙伴,也早已散落在命运的各处,面目模糊。那孔风雪中的窑洞,想必也在时光里静默地老去了吧。有些暖,终究是回不去的。这年年如期而至的雪,像一位冷静的老友,它不言语,只是默默地落下,让你在它无差别的覆盖里,看清了什么是永恒的流转,什么是一去不返的“当时”。

然而,伤感并非它的全部。你看这雪,静静地覆着沉睡的田野,覆着枯草的根,覆着黝黑的枝条。它何尝不是在覆盖的同时,悄悄地孕育着呢?它用寒冷杀死虫害,用水分滋润干涸的土壤,它将一切喧哗与色彩暂时收藏,是为了给来年春天,一个更干净、更蓬勃的开始。老人们说“瑞雪兆丰年”,这“兆”字里,不正是这份沉默而坚定的希望吗?

于是我推开窗,将手伸了出去。几片雪花立刻“栖”在掌心,凉意瞬间沁入皮肤,但那凉意之后,却似乎真有一丝湿润的、属于泥土与生命的气息。明天,这雪或许便会化去,汇入潜流,去唤醒深眠的种子。而我的那些关于雪的、凉爽交织的记忆,大约也是如此——它们化在我生命的土壤里,不是为了凝固过去,而是为了滋养下一个春天。

窗外的雪,还在不紧不慢地落着,落成一个安详而充满暗示的梦。



### 百味人生

baiweirenshe

## 中年人的谎言

□ 顾建虹

人到中年,我终于学会了说谎。昨天晚上,母亲又打来电话。母亲的声音依然那么洪亮,就像一股热浪扑面而来,隔着听筒都发烫。上来就是经典连问:“吃饭了吗?最近忙不忙?孩子最近好不好,听不听话?”我正炒青菜,右手拿着锅铲,左手舀着一勺盐。房间里传来儿子焦急的声音:“妈,可以开饭了吗?”饭桌上还摊着笔记本,上面记着一批吃饭后要送货的名单。

我把手机放在油烟机上了,开了免提,然后清了清嗓子。我用一种刚参加完表彰大会的自豪感对母亲说:“妈,我刚烧了牛肉炖土豆,准备吃晚饭了。最近工作也不忙,轻松了。儿子挺好的,最近数学考试得了第一名。我又涨工资了,钱够花呢,你放心吧。我这啥都不缺,你和我色保保重身体就行。”

挂了电话,望着烧焉了的青菜,不禁笑了起来。小时候,隔壁邻居小英很爱撒谎。她撒谎是为了躲避母亲的责骂,少挨父亲的责骂。我父母从来没有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骂过我,更没打过我。只要我不说谎,做个老实本分爱学习的孩子就好,所以我从小没撒谎的习惯。有时好面子,想在心仪的男生面前吹个牛,结果没开口就脸红心跳,跟做贼似的,总觉得下一秒就会被当场戳穿。

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经常对父母撒谎了。而且撒谎这门技能,就像我的腰椎一样,竟然越来越突出了。撒得那叫一个行云流水、面不改色,撒完自己都想给自己颁个奖。

父亲为了不给我们增加负担,早早

电话嘱咐我不要给他过寿,就大家在一起吃顿饭,连蛋糕都不要买。我女儿婚事将近,儿子马上成年,看着雪片一样的账单和日渐消瘦的钱包,还是狠心给父亲里里外外买了3000多元的衣物。还有亚麻籽粉、辅酶Q5、新鲜虫草、西洋参、箱装沙棘等保健品,先后快递回去。毕竟父亲80岁大寿,是个喜事,儿女应当略表孝心。然而母亲却来电话责怪我乱花钱,不过责怪的气中又忍不住溢出喜悦之情。我立马说:“那些保健品都是我做活动的合作方送的纪念品,没花钱。那些衣服正好在促销打折,很便宜,没花多少钱。”每次给他们买东西,问起价格我不是抹了大头,就是说活动纪念品,这样父母听了才安心。

父母的世界越来越小,小到只能装下我们。我们的一点风吹草动,在他们那里就是十二级台风。跟他们说实话,不仅解决不了问题,还给他们增加焦虑,所以只能撒谎。挺好的,不累,钱够花,身体棒着呢……这些谎言就像个美颜滤镜,把我们真实生活里的“褶子”“痘印”“黑眼圈”都磨平了,给父母看一张干干净净的笑脸。

学生时代,思想品德课说“诚实是最大的美德”。可人到中年才明白,最大的美德是应该扛起我们该扛起的责任。我们不是变得虚伪了,我们只是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墙。墙的背后是父母、孩子,墙的旁边是伴侣。这道墙不能喊疼,不能喊累,更不能轻易倒下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,不是你赚了多少钱,也不是你本事有多大,而是你学会了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换成一张云淡风轻的笑脸。

### 心灵站台

xinlingzhan tai



今早推窗,眼前竟是一片皑皑的白。这菏泽的雪,下得是那样静,那样绵密,纷纷扬扬的,仿佛把天地间的一切声响都吸了去,只留下这无边的、温柔的寂静。我怔怔地立着,一股湿润而清凉的气息,混着微微的土腥,扑面而来。那一刻,心口像被什么轻轻撞了一下,许多沉在岁月深处的、关于雪的碎片,忽然都活了过来。

我的雪,原不是这样的。它来自一片